

堅持走自己的路

專訪轉行法律研究的翁 聖賢學長

張淑媚 採訪整理

雖然戴著一副銀框眼鏡，依舊難掩睿智的眼神，身為準律師的翁聖賢學長，日前剛參加律師高考，現在正蓄勢待發、等待下一步的契機。謙虛隨和的翁學長，雖然頂著一頭有點灰白的頭髮，但流露著赤子之心的眼神與笑容，著實難以將他與洛城法網裡咄咄逼人的律師聯想在一起。



▲ 翁聖賢學長

我們公司談判，個個都學有專精，不像我們從頭到尾就只有一位法律顧問，根本拼不過人家！」

事實上，早在科技法律研究所尚未興起時，眼光獨到的翁學長即預測「法律與科技產業的結和勢在必行。」因此四年前，翁學長選擇了東吳大學的學士後法律研究所就讀。國內唯一以英美法系為主的東吳大學，蘊藏了許多翁學長在產業界所遇到問題的答案，他自得其樂地遨遊在法律天地，並順利在兩年後取得碩士學位。

當「物理」碰上「人理」

大多數人一聽到電物系畢業的學長走上律師一途，都不禁會發出這樣的疑問：「那會按內？」(台語發音)原來翁學長之前是在旺宏電子服務，後來漸漸地發現台灣科技產業的瓶頸之一，就是缺乏科技法律的人才。「我記得有一次IBM帶了一群律師來

當翁學長被問到物理與法律的不同處時，他饒富深意地說道：「物理講的是物的道理，而法律講的是人的道理。」在自然界中，物的道理都是既定的，只是被發現的早晚不同而已；人的道理從來就是與時俱變，且因人而異，「要如何用法律去維持人與人的相處

之道，是一門深奧的學問。」

翁學長認為：「想要深入瞭解科技法律的話，最好是先有科技學門的基礎，再搭配法律知識的吸收。」這道理其實很簡單，法律系出身的人，大多不擅長物理、數學，或者應該說在大學教育裡根本就未再深入接觸這兩門學科。他們能夠將法律唸得很專精，但是否能真正瞭解科技的本質與需求，而將法律分毫不差地與科技結合，則有待商榷。翁學長指出，法律雖然很深奧、繁瑣，但只要潛心研究，「人沒有道理不懂人的道理。」而且以文字闡述為主的人文學科其實並無跨學科的門檻限制，即使之前的領域與法律有天壤之別，也不會有學習障礙。有鑑於國內數家科技法律所先後成立，翁學長尤其鼓勵具有自然學科基礎的學弟妹加入這個領域，一起發現科技法律之美。

當大家一窩蜂地前往國外留學深造，翁學長卻認為法律系學生倒是不必趕潮流。他解釋說明：「因為法律是用來維持社會秩序、解決人們問題的學問，如今我們身在台灣，自然需要學習的是台灣本土的法律。」雖然科技產業牽涉的智慧財產權法在國內的歷

史並不悠久，但隨著英美法系受到國內重視的程度與日俱增，這方面的人才已足夠為目前的困境解套，毋需捨近求遠到國外求學。

此外，翁學長坦承法律學門不但繁瑣，最難的還是得通過國家考試這一關。就好像醫學院學生前幾年都是唸基礎醫學一樣，法律系學生也得為了國家考試準備一些冷門科目，不是專精自己擅長的學科就行。「其實唸書不難，問題出在國家考試的制度上。」翁學長表示，律師高考每年都有許多人報考，但是錄取率卻相當低，翁學長認為律師錄取的標準應該像醫學資格考一樣，有明確的門檻限制，只要充分努力都可以通過考試。但目前律師錄取的方法，完全依主考閱卷官的主觀認定，導致有人十年寒窗但依舊因錄取人數太少而名落孫山。

半個交大人

翻開74級電物系畢業紀念冊，怎麼也找不到翁學長這號人物，原來翁學長早在大二時選擇降轉台大電機系，和交大只發生短暫的關係。「那個時候是覺得電子物理

系的課程很龐雜，反而不能深入電機或物理學門，加上學校宿舍又擠又亂，很想回台北的家，就這麼毅然決然到台大唸書了。」翁學長帶著靦腆的笑容說道。

在交大，有很多通識課及社團活動可以選擇，校風很自由，學生的背景與差異性更是多采多姿。「我覺得在交大可以學到很多不光是自己領域的東西，而且同學們都很積極主動，這種相互激盪所擦撞出來的智慧火花常令我激賞不已也受惠不少！」翁學長覺得交大是群性較重的學校，同學們可能會因此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，交大濃厚的人情味卻是在交大感受不到的。「很奇怪，現在比較有聯絡的同學都是交大的，我又因為工作的關係住在新竹，沒想到交大跟我的一生居然這麼難分難捨！」其實難分難捨的還不只這些，翁學長的賢內助也是當初同屆的交大校友。

只羨鴛鴦不羨仙

「想當初我可是費盡千辛萬苦才贏得美人心，而且我太太還是她班上唯一的女生，競爭者簡直有『一拖拉庫』那麼多。」翁學長既

驕傲又甜蜜地說道。不過當追問學長到底是用什麼策略贏得學嫂芳心時，翁學長堅決不肯透露細節，只是笑笑地說：「大概是我特別優秀吧！」翁學長的確優秀，從交大電物系、台大電機系、台大電子研究所、東吳法研所，路途雖然遙遠，翁學長依然堅持走出自己的康莊大道。令人欽佩的是，長相酷似港星伍衛國的他，在感情路上還是個專情的長跑健將，夫妻兩人從大學相戀至今，無論求學，及至旺宏電子工作，都是夫唱婦隨，如影隨形。「我真的很感謝我太太，不管我做甚麼決定，她總是在背後無怨無悔地支持我。」翁學長遙看遠方，一副深情的樣子說道。翁學長雖然還很年輕，但之前的際遇可說異於常人，跨領域求知除了要有驚人的智慧與耐力，少了家庭的後援，恐怕要辛苦許多。翁學長的成功，除了自己的努力外，的確要歸功於他的另一半！

日本通？

無意間發現翁學長會說流利的日文，才知道他曾到日本留學過一段日子。他利用當兵期間，參加大大小小無數的考試，幸運地獲得日本松下公司贊助的獎學

金，退伍後曾到日本東京大學深造。追溯起為何選擇留學日本的原因，翁學長摸摸頭笑著說：「都是電影害的啦！」因為喜歡名導演小津安二郎所導的電影，對日本也就多了份憧憬。在日本待了兩年，陸續接了一些專案研究，他發現以外國人的身份要在日本落地生根、獲得日本人的認同，其實相當困難，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學成歸國，準備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好好發展。

翁學長對於日本求學一事沒有多談，倒是對於目前在台灣很流行的日劇感到啼笑皆非。「那些日劇根本不能反映現實，以電梯女郎的薪水在東京根本負擔不起有衛浴設備的公寓。」雖然離開日本已有一段日子，翁學長還是覺得日本人在東京的生活應該沒有太大的轉變，起碼那兒寸土寸金、大部份的市井小民得住在狹小公寓的情形，仍是鐵的事實。翁學長並不反對哈日風，只是他覺得年輕人要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要盲從，不要被電視劇浪漫的假象給混淆了。

基礎學門 VS . 通識課程

以翁學長豐富的求學經驗，他

特別呼籲大學生要打好學校所教的基礎學門。「出了社會，你會發現市面上流行的產品與技術年年不同，有好多根本是學校裡沒教的。這時如果你的數理基礎很強的話，就很容易自學新的技術，不會被潮流淘汰。」翁學長表示。同樣是過來人的他，很瞭解大學新鮮人通常不會意識到未來所要面對的社會有多殘酷，「在學校或許唸的是當紅科系，但畢業後兩年當兵回來，搞不好就變天了。這種事誰也說不準，學有專精是沒錯，但基礎學門才是那些分枝散葉的主幹，只要主幹屹立不搖，隨時可造第 N 個春天呢！」就是秉持這樣的信念，翁學長才能無礙地跨領域學習。

但是除了基礎學門，身為二十一世紀的新新人類還是要擴充通識學科的知識。「因為這個社會瞬息萬變，我們必須吸取多方面的知識，匯流成自己的一套獨立思想，然後才能以不變應萬變。」翁學長語重心長地說道。他印象中的交大似乎在通識課程方面，選擇的多樣性略嫌不足。此外，他也很贊成設立多樣的學程供學生跨領域選修，好讓學生除了在學問上可旁徵博引，在人文涵養方面也可齊頭並進，這樣就不會產生「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」的情形了。